

默選 夏文

王國棟文藝基金會叢書

陳瓊華主編

夏默著





王國棟文藝基金會叢書(一)

夏默文選

夏默 著

出版發行：王國棟文藝基金會

主編、設計：陳瓊華

校對：陳和權、黃秀琪

印刷： HI-Q PRINTING PRESS CO.
9 Engineering St., Araneta
University Village, Malabon

出版日期：一九九九年二月三日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代序

和權

數年前，有位台灣作家兼出版社主編來菲，我特別向他推薦夏默的散文與小說，他在旅社裡整夜閱讀之後，表示有意替夏默出書，條件是：夏默必須同意將他的作品「賣斷」，亦即出版社出資買下版權，以後作者不得另交他人出版。可惜，當年夏默散文之篇數不多，只好作罷。

但，由此可以見出夏默散文的份量。

夏默的散文是樸實無華的，他僅用清新疏淡，以及詼諧或幽默的文筆，把他周遭的人物及其所處的環境勾勒出來，非但富有韻味，也頗具深意。這是夏默在菲華文壇上廣受注目的原因之一。

夏默善察事物，而他的散文之主要特色，既是從平凡事物的觀察中發現深遠的意蘊。六十年代，夏默曾在棉蘭佬山林中居留過一段時間，因之有機會觀察大自然以及各種野

生動物，而他從生活觀察得來的「東西」，便成爲他寫散文的最佳材料。在「困蛇記」中，夏默透過蛇的活動去刻畫大蟒蛇的性格，使其形神俱在，栩栩如生。作者先述蛇在鐵絲鋼中懨懨無生氣，再寫大蟒蛇鱗片映著月光閃閃發亮，繼寫在一個大雷雨的晚上，蛇衝破鐵絲鋼，逃逸無跡的情景，逐層展現蟒蛇的冷傲沉靜，及不甘屈居的性格，令人深思。

其實，不燥不急的大蟒蛇，它象徵的，不僅是「王者的氣度」，「大將的風範」，也象徵了嚮往自由的心志。

夏默說：離開山居已經二十多年了，我仍然忘不了，那條曾經被我好意困囚將近半年的蟒蛇，仍忘不了那對冷澈沉靜的眼睛。其實，讀者又何曾忘記夏默筆下的困蛇呢？！

「獨弦琴」中，夏默筆下對山林中一群魯莫族人賦予同情。那些山民原是平地之居民，因爲城市不斷的拓大而往深山密林中遷移，他們遠離繁華的世界，也遠離文明，但是，由於物質條件欠佳，加上繁殖率甚低，所以，這些山民到後來只剩下少數：：：而拙厚的山民世世代代安份守己地過著踏實的生活，就如獨弦琴在崇山峻嶺發出的「挺」、「挺」、「挺」聲音——樸實、簡單、優美：：：夏默對即將被文明吞噬的人，心生憐憫之情，他親眼目睹山民爲生活所迫，到城市來乞討的過程。在這一群魯莫族人身上，夏默體會到一種蒼涼感。

而夏默筆下心如蛇蝎的市儈商賈與純樸敦厚的原始族民之對比，獨弦琴與強力擴音器播送的熱門音樂之對比，以及文明與落後之對比，顯現出生命之無常與無奈。

夏默以自然的文字寫自然的事物。「黃蟻族」一篇，夏默將普通題材寫得既深入又有趣，令人在會心微笑之餘，又有許多感悟。這篇文章之聯想力甚為豐富，也具有愛心，而且對兩岸事件似乎亦有著象徵性，象徵中華民族的困境，它有很大的聯想空間。

夏默用心觀察螞蟻，他看出黃蟻族跟海外所有黃色皮膚的中國人一樣：雖然身處「小島」上，物質充盛，生活無慮（仿如住在台灣的中國人），卻十分思念親切的母土，甚至想回歸大陸。

總之，夏默把中國人以及全世界分裂國家的悲哀，透過「黃蟻族」的遭遇揭示出來。「黃蟻族」的佈局或某些技巧的運用也相當高超。這篇文章不僅有很大的想像空間，也富於趣味性，而且，作者以詼諧的筆法表現出人性，令人感動，也令人省思。

夏默說，這一冊有一篇他較為喜歡的文章，就是「虎年談貓」。此文寫出貓兒在作者心中的神秘感，也寫出有關貓兒的掌故、傳說，以及作者自幼到大對貓兒的不同印象。

而人類的特質在貓的身上可以見到。其實，夏默寫貓，也是在寫人：洋人愛貓，他們崇尚牠的勇敢，卻無視牠逞強的愚蠢。喜愛牠的柔，卻不知道牠的無情。讚許牠對自由的愛好，卻不提牠的濫權。欽佩牠的技藝，卻忘記牠常自負招禍。

人類，又何嘗跟貓不一樣？又何嘗不是矛盾的混合物？！

夏默說：「我們東方人比較現實，養貓目的只在捕鼠，不像西洋人富浪漫精神，把貓當作寵物看待」，又說：「唉，貓，你何其不幸生在東方，所以只有虎年沒有貓年。」

這一番話，或可視為作者「抒懷」的話吧？！

此外，夏默寫「虎年談貓」之時，正是菲國前總統馬戈示軍統時代，而夏默說：「貓技藝高強，能跑、能跳，尤善爬樹。可惜有時太自負了，忘記『上樹容易下樹難』的大道理。」這，不正是作者對抓緊權力的獨裁者之諷刺或批判嗎？！

相信細心的讀者，尚會在「虎年談貓」文中發現更多的東西。

夏默是翻譯的高手。他的英文造詣甚高，喜歡翻譯菲律賓作家的小說，他說：「雖然菲律賓小說作家為數不多，但是，他們的作品大都具有相當的水準，只可惜甚少有人知道，所以，我很想譯出他們的作品，以讓更多的人欣賞到菲國作家在小說方面的才華。」

在「夏默文選」中，夏默收入多篇精彩的譯作：尼克·華謹(Nick Joaquin)的「貨郎與分身娘子」、保羅·李順(D. Paulo Dizon)的「美麗的白駒」、蕭納爾·扶西(F. Stoni Jose)的「沉溺」、「魔術」、以及 Antonio Ma. Nieva 的「露瓦安」等。

從這些譯作中，讀者不難見出菲國小說的特色，也不難見出菲國小說之水準——跟他國相比，實是不遑多讓的。

夏默譯筆流暢、自然、準確，他非但熟悉菲國文壇的狀況，也通曉菲律賓許多地區的方言、俚語。在「方言的趣味」中，他道出未賽耶話和峇加樂語有很多字音同而義不同的語句，也寫出因方言的誤解而鬧出的笑話，令人莞爾。

「夏默文選」中尚有許多好東西。一九八六年，夏默榮獲「王國棟文藝基金會」之散文

獎，評審委員張拓蕪（台灣名作家）的評語是：文字老辣，結構圓渾完整。另一位台灣名家季季評語是：文字十分精鍊暢達，作者生活經驗與學養俱豐，讀之寫來，餘味無窮。相信讀者讀了之後，當會同意名作家的話。

「夏默文選」是地方色彩濃厚的散文集，是具有豐富學識、獨特經歷者筆端流露出來的好東西，更是見證時代、歷史的優良讀物，值得品賞，值得借鏡，也值得珍藏。

自序

小時候對文學的接觸只限於小說跟一般通俗文學，對於正統文學並不感到興趣。一九八二年，菲律賓政府在馬科斯總統的執政下，解除報禁，菲華社會出版的華文報刊，也紛紛恢復出版。一時華文創作風雲湧，文藝團體也如雨後春筍，自冬眠中復甦。一九八三年，岷市的聯合日報發動短篇小說徵文，我投了一篇，竟然得獎，從此引發興趣，對散文、小說、翻譯都有涉獵，作品大都在聯合日報的耕園副刊登載。一九八六年我因高血壓引起中風，導致停筆。至八九年才恢復寫作，但以抒情散文為主，先後也累積了相當篇數。

本年（一九九七）年初，在耕園文藝社一次集會中，常務理事小華女士認為我的作品，質量都夠出版一冊文集，要我把歷年來的創作彙集一下，交給她主持的王國棟文藝基金會刊印。加上摯友陳和權極力慫恿，並代為把歷年散文作品搜訂成冊，乃有這一部散文集的誕生。在這裡要向他們兩位致萬二分的謝意和敬意。

夏默文選

目錄

代序

自序

和權

夏默

散文篇

· 岷里拉風景線

三百六十行之外

集尼車上

小河渡頭

路旁的小樹

岷市街頭的告白

車笛的聯想

列車

校園中的那棵老樹

001

005

009

013

017

021

025

029

081	075	071	067	063	061	055	049	045	041	037	033
-----	-----	-----	-----	-----	-----	-----	-----	-----	-----	-----	-----

·采風雜錄

從鏡子談到迷信

「苦菜」與「油飯」

困蛇記

獨弦琴

沒有笑聲的大地

·蟲鳥篇

鬥雞

冷漠的上帝

燕子麻雀鷹

從蘇畢基地來的雛雞

黃蟻族

虎年談貓

·語文瑣談

翻譯雜談

085

091

095

099

懷舊錄

子夜的淚珠

憶泥水

吉屋出租

113

109

103

小說篇

菜園夢

文妮

鬼影

大時代的故事

復活節的祭禮

吹簫的人

139

149

169

177

187

3	3	3	3	2	2		2	2	2	1
4	4	2	1	8	6		3	2	1	9
9	1	7	7	5	1		9	7	3	9

翻譯篇

寄生樹

永不啓碇的船

失落的一代

散兵

露絲

貨郎和分身娘子

沈弱

露瓦安

魔術

美麗的白駒

善良的小精靈

岷里拉風景線

三百六十行之外

我們中國人似乎特別喜歡三十六跟七十二這兩個數字。水滸傳寫的是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西遊記齊天大聖有七十二變，那笨頭笨腦的豬八戒也有三十六變。談起策略我們又有「三十六計，走爲上計」。幾年前有一部港片叫做「七十二家房客」。更巧的是：古時，孔門有七十二及門子弟，而現代，也有黃花崗七十二烈士。至於日常工作，古時生活簡樸，有三十六行之稱，後來日漸繁複，漲了一倍，變成七十二行。晚近，更加厲害，竟是一漲十倍，變成三百六十行。所以我們有一句話說：「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閒話打住，現在我們要談的是在菲律賓岷尼拉看到的一些不屬於普通行業的工作，如果那也可以稱爲工作的話。

五月過後，大概西南雨季就快來了。岷市因地勢低窪，如果天雨偏逢海潮高的日子，滿地積潦是家常便飯。見怪不怪；怪的是市區內大街小術行人如蟻的角落，街道積了水立刻行

不得也哥哥，那時候，自然有些滿臉精靈的漢子，在街角架上一條長板，手中拿著一個紙匣。要過「橋」麼？容易！每個人請惠賜銀元二角半。否則，就請涉水過去吧。反正這是一個自由的時代，先生小姐們願意趁機會洗洗皮鞋，誰也無權干涉。隔了不久，街角行人越聚越多。通常先生們比較慷慨，從褲袋摸出一枚銀元交帳，就過去了。女士們持家慳儉已成習慣，想想也實在不甘心。一段三五步長的「橋」，買路錢這麼貴，簡直是敲詐嘛！老娘不買這個賬。於是咬咬牙蹣起裙腳，嘩啦嘩啦的也就涉過去了。

水如果漲半日，這半日中，過橋人數何止千百，算一算這收入也就大有可觀了。利之所在，有人就挖空心思，製造人工漲水。只要一下雨，不怕街道不漲水。真不漲水麼？拿幾條破布袋把陰溝口一塞，也就漲啦。我們菲律賓朋友，就有這份廢物利用的天才。

其實這批聰明人，不只能夠充分的廢物利用，有時簡直可說是化腐朽為神奇，那才令人嘆為觀止呢！

話說我們的自來水公司為擴大對民衆的服務，近年來大力擴充，供水管延伸到瑪拉汶一帶。一區域中三四條街道，同時挖挖掘掘。工程時開時輟，鬧了兩年多，終於大功告成。交通恢復，大家額手相慶。水管是敷設了，路也通了，但還有一點美中不足；有了水管沒有水，街道呢？每隔三二丈就有一條橫溝攔路而過，弄得整條路遠遠看去，一節一節的，倒也有點缺陷美，苦的是坐車的人，每隔十來秒鐘，就那麼顛頓一下，引得搭客咒罵，司機搖頭。

於是聰明人靈機一動，三五人拿把畚箕，在路旁取點泥沙把罅溝填平了。集尼車馳過時

不再竅跳，真是功德無量。但是肚皮是肉做的，難道叫人枵腹從公麼？工既不能白做，錢要誰付呢？哈！聰明人豈會做傻事！他們站在溝旁，捧著紙匣子，每輛集車馳過時，敬請隨意樂捐多少，意思意思，五角錢不嫌少，二塊錢也不太多。一天下來，也有一百幾十塊的入息哩。幾天以後，看看所有路過的集車都討完了，他們會再移前一段，再填補三兩條淺溝，看來這條財路還滿長呢。

上述這兩條生財途徑，都有一點強制執行的味道。拿了錢，免不了給人家肚中暗罵。另有一種歛財法，則比較公平，那就是代集尼車招客的攬手。對啦，就是那些站在集車旁邊高喊著「利未素惹，利未素惹！」的傢伙，等到搭客夠了位，向司機拿一塊當酬勞。別看這種工作簡單，其中也不乏高手哩。我就遇到一個，那種手法，簡直令人佩服得五體投地。

一天有事到加洛干去，要回家的時候已是六點左右。出門的時候跟妻約定七點必定回家，以同赴一個約會。在文尼法壽廣場，有一些川行利未素惹的集車在待客，最前面的一輛，車中猶是空空的，一個攬手車旁高聲招呼著：「立刻要開行，不必等到客滿，立刻要開行了！」我猶豫一下，既然立刻要開行的，時間大概趕得及吧，於是登上車去。但這天剛逢週末，搭客稀少，等了幾分鐘，才陸續上來幾個乘客，我想跳下去另搭那些路過而不停留的，攬手又在大喊：「再來兩位，就要開車啦！只要再兩位。」我心想既然只要再等兩位，那就再待一會兒吧。不久，真的又上來兩位。攬手又大喊道：「只差四位，就要開車

了，利未素惹！四位！」我心焦得很，眼看已延擱了十來分鐘，但搭客稀少，也沒有辦礙。攬手一面高呼利未素惹，一面安慰焦灼的搭客：「再等兩位就開車。」後來又上來二位，但他的口吻又改了：「現在，真的只差兩位了，利未素惹，車位很寬敞，左右都有位！」喊著喊著，座位終於坐滿了，車開行的時候，距我上車時已然二十多分鐘了，不必說，到家時，太太已然盛裝佇待良久，她跳腳埋怨：「看你，又遲了！」我只能苦笑著告訴她：「街上有那麼多趣事，我怎會不遲到呢？」